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十四回 松節度平山獎婿 林小姐石匣埋真

話說柳太太婆媳兩個好容易將柳緒喚省，飲了幾口香茶，母子三人望著江面上大哭一場，十分難捨。古今離別之感，最是恨人。娘兒們感念數日，見江面上又是一番風景。行了幾日，這天午後陡起大風，各船爭著搶入港口。包勇恐太太受驚，吩咐一直撐進港內，見有幾號官船先已泊住，這邊江船也過去同幫一處。只聽見官船內有人問道：「那不是賈宅的包勇嗎？」柳緒聽得明白，命包勇過去打聽。不多一會，包勇笑嘻嘻進船回道：「我說是誰呢，原來是寶二奶奶的母親姨太太同二爺的官眷，因升了太原知縣，回金陵祭祖赴任。姨太太同二爺就過來拜望，要問賈府的事務。」柳太太們趕忙收拾接待。原來寶釵母親薛姨媽，自從薛蟠遭人命，將當舖、家私花個乾淨，還逃不出性命。自香菱死後，薛姨媽只有孤身一人。

親族公議，將薛蝌承立為子，十分孝順。薛姨媽將有餘不盡的幾兩私蓄，給他考上一名謄錄，在館上當差期滿，選授四川縣尉，為官清正，上司保舉升了太原天知縣。奉著母親順道回家祭祖修墓去，才去赴任。多年與賈姨媽音問不通，剛見包勇，知柳太太從賈府上來，因此要過來拜望問信。

柳緒收拾未了，聽說薛老太太過來，娘兒們趕忙出去迎接。

薛姨媽來到官船，彼此拜見，讓坐送茶之後，柳太太道：「賈大姐姐很惦著姨太太，寶二奶奶更為念切。說多年不通音問，不知可還安健，時常念極，不意今日萍水相逢，真是奇事！」

薛姨媽道：「我自與家姐分手，遠隔一天，直到去年春間，才接著姐夫去世之信，不知他家中鬧成一個什麼淒涼景象。我那女兒寶釵，真是命苦。」說著淚落如雨。柳太太搖手道：「姨太太不用悲苦，賈大姐姐原先光景我不知道，若說現在娘兒們的近況，我瞧著比你姨太太還要安樂。所有賈府一切事務，叫我媳婦對姨太太說，可以知其詳細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正是。我瞧這位大奶奶倒像見過，細瞧著又不認得。」玉友道：「我且將賈府的事務說完，再說我的履歷。」就將姨媽出京之後，賈二老爺歸天以來歷年光景情形，直說到眼前近況，細說一遍。

薛姨媽點頭歎息道：「離別數年，誰知大姐姐家又是一番景象！珍珠拜繼為女，真是造化，將來定有歸著。我家姐姐眼力、辦事向來不錯。這榮府中之事，大奶奶怎麼知的這樣詳細？」玉友道：「姨太太還記得饅頭庵的妙能否？」薛姨媽聽說，拉手細看一會，笑道：「你莫非就是妙能師兄嗎？」柳太太點頭含笑，將璉二哥做媒，幫助盤費扶柩回家之事，又細說一番。薛姨媽大為驚歎，說道：「當初我曾對你老師父說過，徒弟中妙能、智能這兩人，另有一種神氣，不像是空門中人。」

你大姨媽亦常說，這兩個孩子很有個出息。可見咱們的眼力竟還不錯。不知智能又造化那一個？」柳太太又將智能的那一段情況也說個明白。

薛姨媽喜說：「這真是一段佳話。太太既有這樣慈念，不必去托我大姐姐，竟交給我罷。他繼珍珠為女，我也繼智能做個女兒，大家熱鬧，彼此多結出一家親眷最是有趣。我女兒寶字排行，智能在水月庵出身，我給他取個名兒叫做寶月罷。咱們今日結下親家，過幾年叫姑爺到我家來迎娶，完此姻緣。」

柳太太大喜道：「這玉友同是水月出身，並無娘家，姨太太既繼寶月，何不連他繼在膝下？」薛姨媽歡喜，滿口應允。柳太太命玉友先拜母親。薛姨媽坐在上面，受他八拜，說道：「你姐姐寶釵、寶月，今你改為薛氏寶書。從此就是我親生一樣。」

寶書跪應道：「謹遵母親慈訓。」拜畢，兩位太太拜親家，柳緒拜岳母。薛蝌兄妹、郎舅大為歡敘。薛蝌的夫人就是邢岫煙，因途中坐了小月，避風不能過來相聚，與寶書原是當年舊友，今做姑嫂，十分相契。柳太太既結姻親，不忍就別，一連歡聚四五日。彼此不能耽擱，這才分手。從此玉友做了薛氏寶書。古今來不拘男女總有一番際遇，所謂一春一秋無往不復。

正是：

黃河尚有澄清日，豈可人無得意時。

不言柳太太途中與薛姨媽意外相逢，結下了意想不到的兒女親家。人世上的奇緣奇事，這且慢表。且說夢玉對著這所題詩句呆呆的想出神去，只見張彬急忙進來回道：「剛才差船過去，說鬆大人已到碼頭，請大爺快去迎接。」夢玉不敢怠慢，立即上船。無如上水遇著頂風，船行甚慢。眾家人著急，吩咐加纖，還不住嘴的催喊，直鬧到天黑才瞧見碼頭。

查本跳上小船，先渡過岸，走到鬆大人的坐船，見碼頭上歇滿都是轎馬。查本走上船去，門上的堂官是常春、李福，向來都是查本相好。這會兒一眼標見，趕忙過來拉手問好，敘談幾句閒話，問道：「大哥是專來接咱們大人呢，還是別有差使？」查本道：「跟著大爺專來迎接。」常春驚道：「大爺是咱們姑爺呢！在那兒？」查本指道：「那船就是。」常春們抬頭望去，見那桅上黃布大旗寫著「禮部大堂」，被風刮的亂飛亂卷。李福道：「既是姑爺來了，就上去回罷。」常春聽說，領著查本進船，見坐著許多官兒。松節度瞧見查本，笑道：「你來接我來了，老太太可好？」查本磕了三個頭，起來請安，說道：「老太太好，差奴才伺候著夢玉哥兒來接大人。」松節度驚喜道：「他如今是我的姑爺了，既來接我，怎麼又不進來？」常春回道：「姑爺的船還沒有攏過來。」節度吩咐：「將姑爺的船就靠著咱們左邊。」常春答應，忙出來吩咐水手，將左邊排開，讓姑爺的船幫進來。

正在手忙腳亂，夢玉已到碼頭，查本出來照應。鬆府家人們都站滿船頭，夢玉過船走進官船。鬆柱瞧見，心中大樂，忙站起來笑道：「好兒子，大遠的勞你來接。」夢玉搶到面前跪下磕頭，松節度連忙拉住。站起身後，又跪下請安。鬆柱問了老太太的安，又問他叔叔、嬸嬸的好。命夢玉與各官見禮，說道：「這是我表兄祝大宗伯之子，我在京時新結了親家，如今他是我的女婿。」眾官見夢玉生得風流俊俏，品格非凡，兼之舉止大方，一毫不俗。這些官兒們都贊不絕口，說道：「實在是大人東牀佳婿。」鬆柱十分得意，就命夢玉坐在身旁，不住的拿眼瞅他，問道：「你今日倒像哭過的樣兒，何以滿面都是淚痕，還是受了誰的委屈？」夢玉道：「並無委屈，方才在江口送行，出了些別淚。」鬆柱問：「送誰的行？」夢玉道：「是父親的同衙門柳大老爺家眷。這柳太太是夢玉承繼之母，還有個義兄柳緒，是夢玉的至好弟兄。頃在瓜州分手，大有離群之感，不禁灑了些別淚。」鬆柱笑道：「離合乃人生常事，大丈夫當落落胸襟，良驥之心志在千里，何必作此兒女情腸，執襟悲感耶！」夢玉起身應道：「大人吩咐，夢玉終身謹記。」各官見鬆大人要敘談家務，不便久坐，都起來告退。鬆大人送至船門，眾官再三辭謝，只得站住，看眾位老爺上了岸，才轉進船來。滿船中點得燈燭輝煌，翁婿兩個談到夜深方散。

夢玉伺候著丈人安歇，才過船去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天明，各官差人拿著手本帖子，來請鬆大人同祝少爺在平山堂飲宴。門上的進來請示，鬆柱道：「各位老爺既已預備，不便推卻。少刻我與祝少爺同去領情。」堂官們答應，出來回了說話。夢玉過船請過早安，陪著說了一會的家務。松節度帶著夢玉早飯後去答拜了各位老爺，來到虹橋碼頭上，早已備下座船，各官都在岸上伺候。松節度瞧見，連忙下轎。夢玉也下了牲口，過來與各官見禮，跟著丈人下了座船。那些官兒們俱各上各船，一齊開去。

滿河清水粼粼，香荷馥馥，兩邊的曲檻迴廊，鬆亭竹閣，倚山跨水，層出不窮；再兼之高柳垂陰，鳴蟬聒耳，在那青山白塔，飛鳥斷雲間，真是一幅天然圖畫，人間仙境也。不多一會，到了平山。各官先上岸伺候，座船泊在水亭。松節度領著夢玉上岸，同了眾官在各處遊玩一番，又看了一會歐陽公的古蹟。來到花廳，獻茶已畢。有大小兩個名班伺候演戲。夢玉素性最愛清閒，不喜熱鬧，就是家裡的戲班，也從來不肯坐著看他半日。況且今日開場就唱的是《長亭分別》，又接著唱《山伯訪友》。夢玉看這兩齣戲，很打動了他的心事，此時如坐針氈，刻不可奈。忍了一會，走到鬆大人面前，低低說道：「夢玉不愛聽戲，要到各處遊玩，看看平山堂景致。」鬆柱因他少年人性情清雅，心中倒很歡喜，點頭應道：「叫家人、小子們都跟去逛逛罷。天氣炎熱，倒不要受了

暑氣。」夢玉甚覺得意，連忙答應，辭了眾官。鬆柱道：「小人兒不受拘束，讓他去逍遙一會兒好。」隨吩咐多著幾個人跟著姑爺去逛，眾家人一齊答應。

這會兒，夢玉就同得了赦旨的一般，心中十分舒服。走出花廳，鬆祝兩處家人、小子二三十個，都跟著問道：「大爺到那裡去逛？」有的道：「水閣上去乘涼。」有的說：「亭子上去看釣魚。」小子們說：「大爺不如去看他們跌成兒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你們說的都不是最妙的事。隨著我的腳，任他的意兒，逛到那裡，就是那裡。若是定了方向走到那裡，這叫做死逛。」

雖有好山水，也無趣味。你們那能解得『逛』字的滋味？」眾家人道：「大爺說的是，奴才們跟著大爺隨便去逛就是了。」夢玉點頭，信著腳兒亂走，不向平山堂正面而來，倒從小路慢慢走去。此時正在初伏，四面無雲，一輪紅日當空，腦袋上就像頂著一把火傘。這家人們一個個汗流如水，不住手的扇扇，張著嘴，連氣也喘不過來。

不覺走了一二里路，來到一個義塚地上。滿地青草倒有一二尺深，那些墳堆子有好些是東穿西闕，上皆零落。夢玉看了，深為歎息。王貴熱的受不得，因勸道：「大爺回去罷，這草裡的熱氣蒸起來不是玩的。放著花廳上涼涼快快的戲不去聽，這樣大太陽站在這亂葬岡子上逛個什麼勁兒。」夢玉聽了呵呵大笑道：「你說花廳涼快，我坐在那裡出了幾多大汗。這會兒在光天紅日之下，倒覺得清涼無比。你們既是嫌熱，且到那墳堂裡去歇一會再逛。」說畢，繞著這亂墳岡子，彎彎曲曲走到一座墳堂裡來。

只見當中一個大墳堆，土已卸了大半，墳面前歪嵌著一塊石碑，上寫著「誥授朝議大夫淮揚鹽鐵使如海林公之墓。」面前一塊石案，山藥藤子俱已絆滿，兩旁石凳已斷，半埋在土。

夢玉看了不勝傷感，歎息道：「是一位貴官的墳墓，何至荒涼至此，難道竟無上墳祭掃的人嗎？」回過頭來對家人們道：「快去備了香燭紙銀，再備上些酒果，我要祭奠這墳內老爺。」眾多家人聽了，都止不住的好笑起來。張彬笑道：「大爺真是傻子，人家的墳，咱們犯不著替他去祭。」馮裕道：「況且這些香燭等物，都是要到城裡去辦，這裡沒處買的。」王貴道：

「若是大爺一定要祭，奴才替大爺捧一堆兒土，放在那石桌子的藤上，叫做撮土為香，大爺竟請拜幾拜，盡盡心就算了。」

夢玉想了一想倒還有理，說道：「也罷，就依你這樣辦。你快些與我掘些淨土來。」王貴趕忙將身上隨帶的小刀拔出，蹲下身去拔掉些青草，拿刀子掘了一大捧黃土，放在那石桌的草上。

夢玉抖了衣服，向著上面恭恭敬敬跪在地下，嘴裡不知禱告些什麼說話，拜了四拜，站起身來。這些家人們都忍不住的好笑。

小子喜兒說道：「那邊還有一個小姐的墳堆，大爺也去拜了一拜，就算咱們給他家上過了墳。」夢玉明知他們都當笑話，心中想道：「笑話由他笑話，有墳我自拜之。」聽了喜兒的話，也不動惱，倒真個走了過來，看見果然有一墳堆，比那大墳更塌的利害，中間豎著一塊短碑，上寫著「林氏室女黛玉之墓」。

旁邊還有幾行小字，夢玉念道：

餘胞妹名敏，適林氏，生女黛玉，才五歲而妹以病卒。妹丈如海公，任淮揚鹽鐵使，因無室中人，將女黛玉寄養餘家。

黛玉生而穎慧，且端麗幽嫻，餘母愛若珍寶。居常女紅之外，則潛心書史，年十六似鬱鬱沮喪。某年某月日歸葬於父母之側。

如海無後人，餘故為記之。■

金陵賈政

夢玉念完，忽忽如有所失，悵然良久，說道：「『黛玉』二字好生耳熟。」想了一會，也想不起來，歎息道：「一世紅顏久埋荒草，咳！可憐。看這碑記上，是個玉骨冰肌、聰明智慧的美人，何以天壤之大，遇不著一個多情的知己，竟至鬱鬱而終？偏是你的生前，我又遇不著你。咳！罷呀，林家姐姐，雖是你蕙質蘭姿已化了一堆香土，但是你的靈心慧性，定然伴此荒墳。我祝夢玉今日無意中到此，想起來竟是你的身後知音。」

這壽兒、喜兒兩個小子站在旁邊，看著大爺自言自語的說話，甚覺可笑，說道：「大爺要拜呢，就拜，站在這兒曬太陽不是玩的。這樣大伏天別受了暑氣，鬧出點兒別的來，奴才們的死定了。況且這墳裡的死鬼，又不是咱們家的親兒眷兒，大爺又沒見過面，有那麼大工夫站在這兒同死鬼說話。」夢玉聽了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！怎麼這位林小姐你混叫死鬼長死鬼短，如此放肆，活該打死！還不跪下，快些磕頭給林小姐請罪呢！」壽兒、喜兒不敢不遵，只得跪下向著墳磕了三個頭，起來擻著嘴站在旁邊。夢玉回過頭來，瞧那些家人們一個也不見了，問道：「他們都在那裡？」喜兒道：「他們去那邊槐樹下乘涼，大爺也到那兒歇歇罷。」夢玉道：「等我將林小姐的事辦完了再去。」說著親自彎腰，滿地下去拔野花、青草。壽兒、喜兒看見，幫著拔了一大堆。夢玉十分歡喜，叫他們都堆在林小姐墳前。夢玉將自己手中的放在墳頭上，這才跪在墳邊拜了幾拜，口裡叫道：「我的黛玉林姐姐，你身後知心兄弟祝夢玉，今日將此野花荒土敬奠香魂，伏望有靈，用昭默契。」

夢玉拜罷起來，將手按著墳堆，放聲大哭，淚如泉湧，越哭越高興。

那些家人們都在樹下乘涼，議論大爺的呆氣。王貴道：「咱們這位大爺，脾氣兒怪多著呢。他說要仔嗎？就得依著他仔嗎，連老太太也只好順著他性兒。就是一件好處，任什麼兒都不愛，單喜歡的是堂客。但是他歡喜堂客，並不調有別的講究，他成天家同那些奶奶、姑娘、丫頭鬧一堆兒，誰也不嫌他。這大爺不要說是別的事了，就連戲話也不說一句。就像咱們家裡的，五天一班在裡面上宿，遇著大爺到他們值宿的屋裡要同嫂子們一堆兒睡，誰不疼他！這個被窩裡睡一會子，又到那個被窩去睡。若是在別的小爺們，那不用說了，私孩子早養了一大堆。像咱們大爺這樣人，要找第二個也是難得的。」

鬆家那些人聽了，說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咱們家的小姐真是天生成同你們大爺是一對。咱們小姐那性格兒更難說了，比你們的大爺還要難纏，最愛使個性兒，就是老爺、太太的一個寶貝，將來過了門，橫豎同你們這一位很對勁兒。咱們家大爺又是一樣的脾氣，長的很俊，一個品兒，做人又和氣，每天除了唸書寫字，就使槍舞棒，騎馬射箭，膂力又大，專愛打個抱不平。」

他聽見人家受了委屈，就氣的連飯也吃不下，一定要替人出了這點屈氣他才舒服。若是有人托他辦件事，不拘怎麼為難，也總要替人辦妥。因此人人歡喜。老爺要給他定親，他再三不要，說道：『夫妻二字是最要緊的，不管他美貌醜陋，只要合我的意就是好的。』老爺、太太說：『你既有主意，憑你自家揀罷。』今年十八歲沒有定親。」眾人正在說話，只聽見哭聲悲切。福兒搖手道：「別響，倒像是大爺哭呢。」眾人側耳細聽，竟是大爺聲音，都嚇了一跳。趕忙起身，一齊走到墳堂裡來。見夢玉扶著那個小墳堆，大放悲聲，哭個不了。這些家人都走過來勸道：「天氣怪熱的，大爺哭兩聲算了罷。」張彬道：「大爺是可憐這位林小姐，又無兄弟，又無親戚，孤孤淒淒的埋在這裡。別說是大爺替他可憐，放聲大哭，就是奴才們，替這位林小姐想起來，也該大哭才是。但是天氣過熱，設或大爺將身子哭壞，再鬧點兒別的事故，倒叫這位林小姐在那黃泉路上大大的不安，大爺倒不是林小姐的知己了。」夢玉聽張彬的話倒很有理，就慢慢的止住哭聲。鬆家的爺們也再三苦勸幾句，夢玉抹了眼淚。

王貴道：「請大爺再到別處逛逛罷。」夢玉道：「我還有件心事未曾了結。」馮裕道：「大爺拜也拜過，哭也哭過，還有什麼心事？求大爺吩咐。」夢玉道：「這林小姐的墳堆現塌壞，我不見就罷，今既有緣相遇，豈肯忍心而去？我要替他添上些土，以盡我知己之心。」王貴們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大爺的話說得很是。這墳上的土也很該去添，只是奴才們又不是地面上做活的，那是去找鐵鍬、鋤頭等項？光著手是斷弄不來的。依著奴才說，大爺今日且不用性急，等著明日一早，奴才來僱他兩個小工，多賞他們幾個錢，一會兒就堆上了，又結實又好。」眾人不等王貴說完，都一齊說道：「王貴的話很是。大爺明日就差他來辦罷。」夢玉搖頭道：「我今日要親自給林小姐添土，斷等不得明日。也不要你們費事，只要將方才的小刀子拿來給我掘土。你們都去乘涼，不用管我閒事。」王貴們都知道大爺的性子，是不能挽回的，又強他不過，只得說道：

「大爺既要今日，等奴才們掘點子添添罷。大爺請到陰涼地下坐坐，別在這裡曬了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可不覺熱，要在這裡幫著添土。」眾家人們見他如此執性，真沒有法兒，連鬆家爺們都一齊拔出佩刀，在那地上靠著林小姐的墳面前，連草帶土，拔的拔，掘的掘，一個個累的週身大汗。

夢玉帶著四個小子，幫著捧土，也不顧髒了衣服，臉上的汗橫流直豎，鬧的手上臉上無處不是黃土。福兒見土堆高了，趕忙站上去踹踹結實，夢玉忙嚷道：「林小姐在下面，你怎麼拿腳去踹？快些下來磕頭謝罪！」福兒只得下來磕了幾個頭，夢玉也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小子無知，姐姐休怪。」那些家人們見他如此呆頭呆腦，又是氣又是笑。王貴問鬆家爺們道：

「你們跟著大人在衙門裡吃過這一肴兒沒有？」他們笑道：

「這是姑爺的差使，我們雖是長隨，卻從來沒有做過造墳的土工，今日可是在姑爺分上，頭一遭兒出這一身大汗，叫做出力報效。」張彬笑道：「咱們跟著大爺常逛，今日這一逛，直逛野了。」馮裕道：「以後跟大爺去逛，必得帶著刀子斧子、鋤頭筐籠伺候著，好用。」王貴笑道：「等著你女人死了，墳上多備些鋤頭、筐籠，伺候著大爺去逛。」眾人你一言我一語，笑成一堆兒。夢玉聽了也覺好笑，抬起頭來看見眾人一個個渾身是汗，面上、須上、手上無處不是黃土，四個小子連眼皮上都是泥，不覺哈哈大笑。王貴道：「好了，大爺這一樂，咱們有命了。」張彬道：「趁著大爺歡喜，咱們就算了罷。」夢玉看那墳上已堆高了二三尺，心中甚是歡喜，叫他們不用掘了，親自繞著看了一遍，背後看過才走到面前，站在他們掘的那塊地下，不防一隻腳踹了下去，幾乎跌倒。眾人趕忙扶住。夢玉提起腳來，低下頭去，見是個大洞，日影照了下去，看見底下有個石匣，並無別的。夢玉叫張彬同王貴將這洞口拆開，見是二尺長一尺寬的一個石匣。夢玉叫他們取了上來，眾人道：「這怕就是林小姐的骨頭匣子。咱們別去動他，拿些土將他埋上罷。」夢玉道：「斷不是林小姐的骨匣，你們只管給我取了上來。」王貴們只得依他，將石盒取起。夢玉見石蓋的四面用石灰封住，就叫王貴將石蓋敲開，見裡面裝著個紫檀拜匣。夢玉親自取出來，見有一把小銅鎖兒鎖著，叫張彬將鎖擰開。鬆家的一個人身上帶著好些小鑰匙，忙解下來細細看了一遍，內有一個倒像配得上來，試試看，果然開掉。夢玉叫祿兒端著，親自揭開，見是個紅綢子的包袱，結著綠帶，隨又解開包袱，只覺得一陣幽香，沁人心骨。面上是一個沒有做完的扇絡，還有一塊新紡絲綢繡兩面花的汗巾，上面都是淚痕。又是一塊舊桃紅綢繡汗巾，上面斑斑點點都是淚漬。夢玉一面瞧著，一面歎息，隨順手放下，又往底下翻翻，也有針線，也有字紙，還有零零碎碎的東西，一時也看他盡。將一幅箋紙拿在手裡，看那上面是首詩句並幾行小字。夢玉念那詩道：

秋色蕭疏裡，西風獨自寒；已邀新月至，留待玉人看。■夢玉念到「留待玉人看」這一句，喜得手舞足蹈，對著墳堆歎道：

「姐姐當日這一首詩，竟成讖語。誰知數載以後，竟留與我夢玉看耶！」又念那幾行小字道：

今日小可支持，似覺清爽。適命紫鴟取梅花香雪烹蓮心熱沉水，與足下把袂南窗共賞新月，想必惠然而來，不我遐棄也。

妙公足下瀟湘子黛玉稽首。

夢玉看那筆姿豐彩秀媚端楷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這是林小姐的手筆。即此一件寶貝，雖連城不易也，不可褻瀆。」趕忙收好，依舊將袱子結好，蓋上鎖著。向鬆家的管家要了那個鑰匙，叫張彬將石匣蓋上，仍放了下去，用土填滿了這洞。將這紫檀拜匣供在林小姐墳前，拜了八拜道：「姐姐所賜，謹再拜領。夢玉歸家後，當將手澤貯之金屋，朝夕茗碗爐香以答知己，伏願英靈不爽，來格來饗。」禱畢，站了起來遞與馮裕，命其好好端著，又向墳堆依依不捨的辭別一番，然後出了墳堂。

王貴笑道：「這才有了命。」張彬道：「你且別樂，這回去的道兒上墳還多著呢。你乖乖兒的去找個筐籠伺候著罷。」

王貴大笑罵道：「什麼東西！你少說話！」馮裕道：「咱們這兩隻手，在那裡洗洗才得呢，這像個什麼樣兒？」張彬道：

「到河裡去洗，就是大爺也得洗洗手，擦擦臉上的泥。」壽兒道：「大爺的臉上，昨日是柳大奶奶的眼淚，今日是林小姐墳上的泥，都是去不得的。明日再遇著姑娘、奶奶們又不知臉上還要添些什麼呢？」眾人聽了大笑，夢玉也覺著好笑。正到一個河邊，這些人都去洗手淨臉。夢玉也洗手，擦了一擦臉。王貴們伺候著，給大爺將身上的泥抖乾淨，各人身上也都抖過，仍往舊路轉來。正遇著府裡聽差來找，說道：「大人們等著少爺坐席呢。」夢玉聽見忙走去。不知吃到什麼時候方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